

巫风下的楚风与屈原

吴艳荣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7)

摘要: 结合考古出土的楚风造型与文献记载的楚风形象,可以发现楚风所传递的精神意象与屈原在辞赋中张扬的精神人格高度契合,浓郁的巫风连接起屈原与楚风,楚风与屈原共同诠释着楚人对美的追求。

关键词: 巫风;楚风;屈原;精神意象

中图分类号: K892.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31X (2011) 05-0005-04

结合考古出土的楚风造型与文献记载的楚风形象,可以发现楚风所传递的精神意象与屈原在辞赋中张扬的精神人格高度契合。浓郁的巫风连接起屈原与楚风。楚风与屈原共同诠释着楚人对美的追求。

一、楚风与屈原精神意象的高度契合

考古出土的楚风,美丽而神异,具有强烈的魅力。将文献与考古资料相结合,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楚风有着独特的精神气质,它雍容华贵,伟岸英武,高洁、德才兼备,能与(龙、虎等)强力相抗争,愿使天下安宁和平。风是楚人的图腾,春秋战国时期,楚人视风为灵物。“楚人把风设想成我们现在从楚国文物上所看到的那些模样,无非因为他们相信风同他们这个民族有一种神秘的亲缘关系,所以把自己认为美好的特性和特征都给了风。”

屈原在辞赋中多次以凤自喻,楚风被人格化,楚风所具有的美好精神意象,无不是屈原所追求与认可的,楚风的形象堪称屈原精神人格的传神写照。在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丝绣上,可以看到楚风簪花佩草,而屈原以香花美草做佩饰;楚风饮露餐华,屈原自言“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楚风能与龙虎蛇相搏斗,屈原有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抗争精神;楚风“见则天下安宁”,屈原有强大楚国的美政理想。可以说,屈原以凤自喻,借助楚风表达了自己志存高洁、不与世俗同污的意志,反映了其为追求理想而“九死其犹

未悔”的抗争精神。

凤在屈原赋中共出现了十四次,其中作为真善美的化身而出现六次,作为通天的灵鸟而出现七次。《涉江》中写:“鸾鸟、凤凰,日以远兮。燕雀、乌鹊,巢堂坛兮。”《怀沙》中写:“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凤凰在笱兮,鸡鹜翔舞。”显然作者是以鸾凤自比,而把谗佞干进的小人斥之为鸡鹜燕雀。

屈原之后,许多楚辞作家沿袭了这一基本模式。如宋玉的《九辩》中,也反复以鸾凤喻贤者失时,被凡禽所喻指的奸险所排挤:“鳬雁皆唼夫梁藻兮,凤愈飘翔而高举。”“众鸟皆有所登栖兮,凤独遑遑而无所集。”贾谊也在《吊屈原赋》里写到:“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为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屈原代言。

屈原在《离骚》中塑造了有助于诗人主体“飞天漫游”的“神”意象,其中重要的一类便是凤凰。《离骚》中的神游描写:“驷玉虬以乘鸞兮,溘埃风余上征。”鸞为凤凰之属。“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凤皇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再看《远游》中的神游:“凤凰翼其承旂兮,遇蓐收而西皇”。可以说,楚风承载着诗人在苦闷与挣扎中欲求超脱的精神幻想。

《离骚》中写:“吾令鸞为媒兮,鸞告余以不好。雄鸞之鸣逝兮,余犹恶其佻巧。心犹豫而狐疑兮,欲自适而不可。凤凰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在诗人苦闷的求

收稿日期:2011-08-12

作者简介:吴艳荣(1973-),女,湖北武汉人,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文化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荆楚文化。

索中,最终能胜任诗人重托的,还是集真善美于一身的凤凰。可以看出凤凰在诗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楚人视楚风为真善美的化身,而真善美的统一境界正是屈原一生的强烈追求。可以说,是屈原选择了楚风作为自己精神人格的完美写照。

二、巫风连接起屈原与楚风

巫学本来就包含着诗歌、乐舞、美术,因而,在楚艺术的极盛期,大量的诗歌、乐舞、美术作品是巫学的艺术作品。

屈原为郢中巫学的一位大师。楚辞《九歌》,从头到尾是巫在酣歌恒舞,其功能如《国语·楚语》记王孙圉所云:“上下说于鬼神,顺道其欲恶。”楚辞《招魂》和《大招》,都是巫作法的唱词,其功能是“魂兮归来,反故居些!”楚辞,“假如说它是无与伦比的美酒,那么,巫学就是它的酵母。只有像屈原这样既通晓巫学、又擅长文学的旷世奇才,才能创作出《离骚》《九歌》《天问》《招魂》这类绝代奇诗。”《礼记·表记》引孔子曰:“周人……事鬼敬神而远之。”楚人则不然,事鬼敬神而近之。楚人也怕鬼神,可是更爱鬼神。楚巫认为,在天庭、冥府和遥山远水之间,有一些怪模怪样的神祇与人异形异性,但更多的鬼神与人同形同性,并且似乎都是美男美女,七情六欲莫不有之。可以说,巫学为艺术创作准备了大量的令人神往的素材。

楚人尊风,是图腾崇拜的遗迹。楚人的先祖祝融曾为华夏部落集团中的大巫,在楚人心目中,风是祖先祝融的化身。在楚国的文物中,风的雕像和图像多得数不胜数,远非周代其他各国的文物可比;在楚国的美术作品中,风是无可争议的主角。“在楚国的漆器上,有许多分解的、变形的、抽象的风纹,甚至可以同云气纹、花草纹、水波纹组装一起,做流荡之状,呈飞旋之势,怪异而有阴柔之美。……木雕漆绘的风,脚下踩着卧虎,两肋长着鹿角,昂其首而展其翅,神奇而有阳刚之美……从师法造化到驱遣造化,从驱遣造化到变革造化……有巫风作背景……”浓厚的巫文化色彩,在从春秋到战国的楚艺术中,都留下了深深的神秘印记。马山刺绣图案“以各种变化多端的龙凤纹形象,把古代南方楚美术的造型意识,同时也把古代楚人的生活理想与精神追求生动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楚风的直观形象,望之便有巫风。巫、舞同源,歌舞是巫通鬼降神的主要表演仪式。《尚书·伊训》:“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郑玄《诗谱》:“古代之巫,实以歌舞为职。”许慎《说文解字》(五):“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像人两袖舞形,与工同意。”楚风的显著特征是能歌善舞,《山海经·南山经》云:“风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同书在《海外西经》《大荒南经》《大荒西经》和《海内经》中五次写到:“鸾鸟自歌,凤鸟自舞。”按,“鸾”与“风”,“歌”与“舞”,都是互文。考古出土的楚风造型,尽管千姿百态,但一个共同的显著特点便是酣歌恒舞之态跃然,常常是一足立地,一足腾空,身形婉转,昂首张喙,歌舞之态淋漓尽致。“楚漆器艺术中的那些流动感、韵律感极强的艺术图式(包括楚

风),是与古代楚人一般精神状态同形同构的一种视觉样式。”

浓郁的巫风,保留并丰富了楚国的神话;浓郁的巫风,激发了楚人狂热的激情与非凡的想象力。在激情与想象中,在对祖先的追念、对民族的热爱中,楚人创造了多姿多彩的楚风。同样,在激情与想象中,在对先祖的尊崇、对楚国的热爱中,屈原塑造了高大完美的自我形象。

在形象上,无论是楚风还是屈原,都是夺人眼目。楚风精力弥满,自由奔放,充满生命的活力与张力。屈原发愤以抒情,以诗歌叙生平、言遭际、抒感慨,长歌当哭,反复萦回,一唱三叹,将诗歌的抒情达意功能发挥到了极致,成功塑造了一位永远活跃在世人心目中的伟大而不朽的典型——诗人的自我形象。

在色彩上,无论是楚风还是屈原,都是绚烂多彩。艳丽繁富是楚人对色彩的狂热追求,这不仅归因于自然山川形胜之类地理环境的影响,也是巫风熏陶的结果。楚人认为斋戒沐浴后穿著色彩艳丽的服饰有娱乐鬼神的作用,《九歌·云中君》有句云:“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考古出土的楚风形象令人惊艳;屈原的楚辞被誉为惊采绝艳,而其中描摹的佩饰香花花草、长剑高冠的诗人自我形象,亦是令人惊艳。

楚巫的原始思维,以为众生各有其灵性和形体,其灵性可互通,其形体可相变。在人类学上,这是转形变态信仰。《离骚》和《九歌·湘君》所谓“扬灵”,即是从原始的转形变态信仰演化而来的,意即灵性的互参相通,而可引申为灵魂的高飞远扬,与神游相仿。正因为此,楚人的精神生活“散发出浓烈的神秘气息。对于自己生活其中的世界,他们感到又熟悉又陌生,又亲近又疏远。天与地之间,神鬼之间,山川与人之间,乃至禽兽与人之间,都有某种奇特的联系,似乎不难洞悉,而又不可思议。”巫风使楚风与屈原之间自然架起了一道互通的桥梁。

《离骚》是中国抒情诗歌无可逾越的高峰,后人虽欲效之而终莫能及,不是后人的才情都不如屈原,而是后人没有屈原那样的郢中巫学的根底。楚风犹如楚地巫风孕育出的一朵文化奇葩,其光芒不仅盖过了同时期北方的风,在整个中华风文化史上,也是独领风骚,并大大拓展了后世风文化演绎的形式与内涵。楚人塑造了不朽的楚风,屈原塑造了不朽自我形象。应该说,先秦时期直接以凤喻人的例子是极少的,屈原却数次以凤自喻,缘于对楚风的无比热爱,源于巫风的浸润,亦缘于对真善美的热烈追求。

三、楚风与屈原共同诠释着楚人对美的追求

(一)形式美的追求

楚人对形式美的追求,似乎无处不在,“楚国的青铜器和漆木器,其雕饰之繁缛、描画之艳丽,往往令人叹为观止,其体其形,既见集天地之容以入方寸之间的繁复表现,又见集万物之色以于一身之上的缛丽渲染,这种审美情趣的形成,是楚人对自然美高度追求的结果,是楚人在从野蛮到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发展其审美意识的结果,是楚人沉浸于以感官刺激为审美特征的

巫文化活动的结果，也是楚人在其文化创造的鼎盛时期而审美欲求大为增强的结果。”

楚风作为楚文化的象征，屈原作为楚人的代表，两者更突显出楚人对形式美的追求。

楚风的美在《山海经》中得到了充分渲染，其典型的特征是五采文，如《南山经》云：“丹穴之山，其上多金玉，……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皇。”同书《西山经》云：“有鸟焉，其状如翟，而五采文，名曰鸾鸟”。同书《大荒西经》云：“有五采鸟三名，一曰皇鸟，一曰鸾鸟，一曰凤鸟。”如果说，文献记载的楚风之美需要人们去发挥想象力，那么考古出土的楚风则直观地向人们展示了其令人惊艳的外形。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丝绣上的凤凰纹绣，体态婀娜，艳丽繁富；主要出土于湖北江陵、河南信阳和湖南长沙楚墓的虎座凤鸟架鼓，气宇轩昂的凤鸟造型被楚学专家张正明先生誉为“集壮、美、奇于一身，令观者神往”。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的一件《人物龙凤帛画》上，凤鸟飞翔向上，富于动态和神秘的美感。

屈原看待自然与社会、宇宙与人生时，所抱的态度就是审美态度。“美”之一词语在屈骚中使用的数量之多、频率之高，先秦诗坛上莫有所及。一篇《离骚》，使用“美”字就达十余个，再加上与“美”义相近的词，可谓无处不言美，通篇皆论美。屈原所说的“周流观乎上下”，“观”，就是对美的欣赏和追求。姜亮夫指出：“举屈子二十五篇中所用的观、视类字，约二十四五字，每字使用次数不定，约共得百次左右”，而“在五言功能中，最为具象者，莫祥于其书视觉者矣。”

屈原对自然的描写意在其美，如《橘颂》写“后皇嘉树”，极力描绘它“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纷缢宜修，姱而不丑兮”的美好形象。屈原对人的描写，更是突出外在的形式美。如《离骚》中诗人展现的自我形象，首先表现为外形的绝美：“众女嫉余之蛾眉兮”。同时，他又注重和讲究服饰装扮，喜好和追求衣着的华美，自称“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诗人的“奇服”除了高冠、长铗之外，便是佩戴的各种芳草香物：“揽木根以结茝兮，贯薛荔之落蕊。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纚纚”；“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溘吾游此春宫兮，折琼枝以继佩”；“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

此外，屈原也肯定“五色”、“五音”、“五味”等感官美的追求和表现：“五色杂而炫耀”；“五音纷兮繁会，君欣欣兮乐康”；“大苦酖酸，辛甘行些”。

（二）精神自由美的追求

“楚艺术瑰丽流畅、情感外露、富于抽象形式美感的风格，是体现为‘人神交融’方式的一种人与自然关系的生动艺术写照。它的独特的艺术智慧和超乎寻常的艺术想象力，源于楚民族达观的生命态度，源于他们精神生命的执着与热爱，以及对神秘未知世界和精神境界的忘我追求。”

自歌自舞、酣歌恒舞的楚风，富于生命的动感，宛然自由生命形象的象征。楚丝绸艺术品“以其变化多端各种龙凤形象纹样，把楚艺术的造型意识和审美追求，把古代楚人的生活理想从又一个侧面生动地展示出来。那些精力弥满的飞凤和蟠龙，既非对大自然的单纯

摹仿，也不单纯是自我的艺术表现，而应该说是一系列自由生命形象的创造。”

楚风除以歌舞之态呈现精神自由之美外，其神勇有力的意态，亦是精神自由美的体现。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丝绣上，有多幅凤与龙、虎相蟠、相搏的纹样，看似柔美的楚风能与威猛的老虎相抗衡，其神勇与战斗精神非同一般。楚墓出土的虎座立凤雕像，凤身形高大，雄姿英发；虎身形矮小，恭顺地俯伏在凤的一双健足之下。“楚漆器、丝绸等艺术品所展示的是一种在辽阔深邃空间里的运动和力量美。它源于楚人所特具的不碍于物，不滞于心，无拘束，无挂碍的‘流观’审美观照方式，体现着一种富于想象，充满生命激情，发扬蹈厉的民族气质和文化精神。”

屈原的人格魅力，在于对自由生命精神的执著追求。屈原一生坚持正道直行，不肯与世俗同流合污，为了坚持自己的理想人格，甚至不惜以死抗争。《离骚》的前半部，诗人感慨说自己“揽木根”“矫菌桂”“贯落蕊”“索胡绳”“结茝”“纫蕙”，此种种佩饰“非世俗之所服”。在后半部诗人又用“户服艾以盈要兮，谓幽兰其不可佩”、“苏粪壤以充帙兮，谓申椒其不芳”来写世风的污浊，众人遗弃芳草，倒把恶味的草佩挂于腰，把恶臭的粪土充塞进香囊，这种是非颠倒、黑白不辨的世风，让诗人备感痛心。但是诗人还是要“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使“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表示要与恶劣世风抗争到底。诚如《离骚》中所言：“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诗人借“鸷鸟”表达了自己决定始终如一坚持正道直行的人生准则。“伏清白以死直兮”又传达了定要为善政洁行献身的决心。

屈原对精神自由美的追求，还体现在其强烈的个体意识。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人物长廊中，屈原辞赋中的诗人自我形象所体现的个体意识之强烈和突出，恐怕是罕有伦比的。《离骚》、《九歌》都是诗人主观情感的充分宣泄，也是诗人个体意识的强烈表达。所展现的诗人自我形象，尽其情而言，遂其志而行，“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以致于班固在《离骚序》中这样评价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馋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怫不容，沉江而死。”

“在楚的神话传说及以《楚辞》为代表的文学作品中，楚人强烈向往自由的精神都有相当充分的表现。楚人确信神灵和先祖的存在，常常祈祷他们的庇护和保佑，自然也希望摆脱肉体后的灵魂能到神灵和祖先的世界中去，自由自在地生活。”

（三）内在美的追求

楚风不仅具有外在美，更具有丰富充盈的意蕴美，体现着楚人对内涵美的追求。

楚风有盛德。《山海经·南山经》云：“凤鸟，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同书《海内经》云：“凤鸟，首文曰德，翼文曰顺，膺文曰仁，背文曰义。”《太平御览》卷913引《庄子》佚文记老子曰：“凤鸟之文，戴圣婴仁，左智右贤。”楚凤凰能歌舞善舞，又是才艺的象征，所以又被用来喻有贤德的人。楚狂接舆以凤喻孔子，《论语·微子》记载，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

兮，何德之衰？”屈原在辞赋中多次以凤自喻，也是在借楚凤赞美自己的才德能识。楚凤高洁，首先体现在它的生活习性上。《庄子·秋水》云：“夫鹓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这里的“鹓雏”为凤凰之属。其次体现在它的造型上。在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丝绣上，有不少凤鸟花卉纹样，凤鸟或簪花佩草，或昂首饮花草之坠露，以屈原的《离骚》作参照，佩戴香花美草是品洁行芳的象征，餐饮纯净的露珠亦象征着一尘不染。《楚辞·九辩》云：“鳧鴈皆唼夫梁藻兮，凤愈飘翔而高举。”“骥不骤进而求服兮，凤亦不贪饕而妄食。”这里，凤被人格化，突出其品性的高洁与卓尔不群。楚凤是吉祥和美的象征。《山海经·南山经》云：“凤鸟……见则天下安宁。”同书《西山经》云：“鸾鸟，见则天下安宁。”

屈原对美的认识和追求，是由表层进入深层的，不仅肯定外在的形式美，而且更为重视内在的本质美。所谓“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离骚》）香花芳草是《离骚》中出现频率极高的物类，屈原赋予它们丰富的象征意义。王逸《楚辞章句》在总论《离骚》时写道：“《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离骚》中屈原以多种方式与香花芳草发生关联，用香花芳草来象征自己峻洁的人格，高洁的人品。香花美草不仅有美丽的形态，更有浓郁的香气。《离骚》中反复渲染的是它们的芳香：“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惟兹佩之可贵兮，委厥美而历兹。芳菲菲而难亏兮，芬至今犹未沫。”一再突出佩饰的芳香飘逸，而且经久不衰。人的感官体验有其生理基础，同时又沉淀了社会因素，此时，香气获得道德属性，成为美德善行的载体。香为善、为吉；臭为恶，为凶。诗人用佩饰上的花草芬芳之气，象征自己一生所坚持不懈的是洁身修能，完善自我。诗人陶醉在香气弥漫之中，对自己的内质美充满欣赏与肯定。《橘颂》中，桔树在诗人笔下完全拟人化了，成了诗人自我“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等美德的体现。

“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饮露餐花，也代表着高洁。宋代朱熹的《楚辞集注》：“饮露餐华，言动以香洁自润泽也”。或指出：“取其香洁以合己德。”刚从花瓣上滴沥下来的露珠晶莹洁净，以此隐喻一尘不染的高洁的品格再恰当不过。“堕地良不忍，抱枝宁自枯”，古人认为秋菊宁愿抱着枝头蔫枯也不凋零落地，以此隐喻坚贞不屈的君子之气节。这是屈原的自我写照。

（四）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应该说是人类社会古往今来共通的情感。《山海经》中不止一次写到凤鸟“见则天下安宁”，在那个战乱纷争的时代里，实在是代表着人们对美好社会生活的追求和渴望。

在楚人心目中，凤有着引魂升天的神异性，这也是在特定的思想意识形态里，楚人对生命的另一种延续、追求美好未来的表现。在长沙陈家大山一座楚墓出土的《人物龙凤帛画》上，翩飞的风，司着引魂升天之职。在包山楚墓和其他一些楚墓的漆馆上，彩绘有凤纹，也是取意于凤的这一神通。多出土于湖北江陵的虎座立凤雕像中，昂首展翅的凤鸟，背上插着一对张扬舒放的

鹿角。鹿是瑞兽，是传说中运载仙人飞天的仙兽之一。《楚辞·哀时命》中说：“浮云雾而入冥兮，骑白鹿而容与”。楚人将鹿角插在凤身上，乃是增益凤凰引魂升天的神通。

此外，1987年包山2号楚墓出土了一件华贵富丽的凤鸟双联杯，经考证是用于婚姻的合卺礼仪用器。其造型为一展翅的凤鸟，双翅负双杯，两杯有孔相通。两杯连体相通，表达着人们对婚姻所寄予的荣辱与共、不离不弃、相近相亲、心心相印的美好意蕴。长沙出土的一件战国时的凤纹漆盘，畅游于祥云中的双凤呈S形，长冠相触，如影随形，互为呼应，给人以欢快自由、幸福吉祥的感觉。这是楚人借助凤凰渲染着对美好生活、美好未来的热爱和追求。

在现实世界之外，总有一个幻象世界，满足着人们超越现实的精神寄托。屈原的美政理想在当世的楚国无法实现，极度的苦闷使他移情于想象的世界，幻想着在另一个世界舒展自由的精神，享受美好的生活。

屈原对社会的描写，总是以批判现实的黑暗和丑恶来反衬自己对美好世界的追求，如《离骚》中：“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顚頇亦何伤”，写出了诗人坚持追求善政与美德的坚定态度，而且决不会改易其志，决不会挫伤其节，决不会动摇其心。

屈原有着强烈的建功立业、强大楚国的人生追求，十分注重个体生命的存在价值，然而楚王昏庸、群小当道的黑暗现实，使他无法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精神的极度苦闷使屈原幻想通过游仙进入到自己理想中的美好世界。《楚辞·远游》：“悲时俗之迫厄兮，原轻举而远游。质菲薄而无因兮，焉託乘而上浮？……免众患而不惧兮，世莫知其所如。”屈原的楚辞中展现了一个丰满的幻象世界，在这个幻想世界里，诗人的自我形象俨然主宰一切，征服一切，令虬龙拉车、凤凰承旗、羲和为御、丰隆为使，望舒充当先驱、飞廉担任后属，浩浩荡荡、雄雄赫赫地“周流观乎上下”；朝“总余轡乎扶桑”，夕“折若木以扶日”；时“麾蛟龙使梁津兮”，时“诏西皇使涉予”；可“指炎神而直驰兮”，可“从颛顼乎增冰”；……总之，是驱万物以御于己，役百神以用于己，驰骋天地，往来古今，无事而不可为，显示着无穷的力量。《离骚》具体、详尽地抒写了他“上下而求索”的迫切愿望、曲折历程和痛苦感受。诗人神游天国，决心“聊浮游而求女”，在诗中，“女”即美人，求女也就是求美人，求得美人便达到了屈原理想的审美境界，诗人以“女”比喻圣明的君主。诗人以贤臣自喻而求得与贤君的“两美其必合”，在于希望能够通过君臣同心协力以实施“美政”。屈原的“美政”理想，是其求美的最高境界，其具体表现为“美冒众流，德泽章只”，就是德政的恩泽广及民众而使之至美至乐，也就是《大招》中对理想社会的形象描写。

屈原一生孜孜求美，求美不得而身赴湘流，但他求美的精神却千古流传，昭示着楚人对美好生活的执著追求。

参考文献：

（下转第38页）

(上接第8页)

- [1] 张正明.楚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16.
- [2] 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马山一号楚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 [3] 张正明.屈原赋的民族学考察[J].民族研究,1986,(2).
- [4] 郭维森.屈原对真、善、美统一境界的追求[N].光明日报,2002-05-14.
- [5] 张正明.巫、道、骚与艺术[J].文艺研究,1992,(2).
- [6] 皮道坚.楚艺术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191,179,6,9,12,107.
- [7] 张正明.楚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112,139.
- [8] 蔡靖泉.楚文学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430-423.
- [9] 佚名.屈子思想简述[A].楚辞学论文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243-244.
- [10] 屈原.九歌·东皇太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 [11] 朱熹.楚辞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12.
- [12] 高至喜.楚文物图典[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336.
- [13] 黄文进,黄凤春.包山2号楚墓礼俗二题[J].江汉考古,1989,(2).
- [14] 顾方松.凤鸟图案研究(图版)[M].杭州:浙江工艺美术出版社,1984:26.

[责任编辑:张 磊]

Chu-Phoenix and Qu Yuan's Pros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Witch Culture

WU Yan-rong

(Hube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Wuhan430077, China)

Abstract: After examining the relics found and literatures on Chu-phoenix, we find the spiritual image of Chu-phoenix are strikingly similar to the mentality and personality exalted in Qu Yuan's prose. We also find that it is the witch culture that connected Chu-phoenix and Qu Yuan. Both Chu-phoenix and Qu Yuan exemplify Chu people's pursuing of beauty.

Key words: witch culture; Chu-Phoenix; Qu Yuan; spiritual image